

一・成長歲月

20世紀臺灣美術的發展，伴隨著臺灣顛沛成長的歲月，同樣走過坎坷與陣痛，走得艱難也有點蹣跚；但也因遭逢時代劇變，時空意識的遽然擴張，提供了創作者廣袤的視野與不同面向的思考，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本土藝術家。

隨著臺灣前輩畫家之先後凋零，能夠在中外藝術思潮衝擊下掌握個人創作方向，穩健地塑造出個人獨特風貌，奠定藝術高度的當代西畫家中，陳銀輝是其中佼佼者，也是眾所景仰的藝術家。尤其是其長達四十年在臺灣高等教育搖籃—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學中擴展創作領域、豐富紮實創作，陶鑄藝術人格，為臺灣藝術教育培育無數人才及畫壇菁英，影響至深且遠。

〔下圖〕1939年，陳銀輝（光頭中坐者）小學二年級演話劇時的留影。

〔右頁圖〕陳銀輝 自畫像 1955 油畫 25.5×17.5cm



做一個好畫家，是我一輩子追尋的生命價值。——陳銀輝

■ 出生積善之家

陳銀輝1931年誕生於嘉義縣鹿草鄉，於家中排行老四。原來陳家以務農營生，祖父陳欣公勤儉耕種，擁有一片田產，平時樂善好施，熱心公益，曾捐地興建鹿草公學校（鹿草國小前身），對地方上的教育貢獻良多。父親德芳公，純樸敦厚、德高望重，是日治時代的保正（等同現在的村、里長），熱心服務村民，廣受村民愛戴；母親鄭金鑾女士，畢業於當時臺灣人難能進入的優質女子高中——彰化高女（日治時期的「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」），精通刺繡、思想開明，且通情達理，平時襄助「保正伯」的夫婿排解鄉里疑難事件或紛爭，總能以其母性柔軟的特質，將事情處理得圓融妥切，博得鄉閭仰慕敬重；反之，家教甚嚴，以致培育兒女均都循規蹈矩，具追求完美的個性。

■ 樸實的成長環境

唯好景不常，父親為替村人紓困，質押己身家產做擔保，最後，竟落得賠上祖產，以致家道中落，一家十餘口開始過著清貧的日子。為餬口、也為子女長遠的教育著想，父親決定改變環境舉家搬遷，在嘉義市開了一家「柑仔店」（雜貨店）。

那時，精於刺繡的母親晚上加工做女紅，白天照顧店中生意，進貨、管帳、應對客人，又要料理家務、整日忙進忙出。當時她把年僅四歲的陳銀輝帶在店裡，幸好這個孩子自幼酷愛繪畫，只要手上有紙和一盒蠟筆，就可以安靜地坐在桌案旁畫上幾個小時，不哭不鬧，樂在其中；所以每遇生意繁忙時，母親就會為他準備一疊不要用的紙張，任他



〔左圖〕

1944年，陳銀輝小學畢業照。

〔右圖〕

1949年，陳銀輝（右）高三時在教室前與同學合影。

隨意塗抹。

生意一有空檔，媽媽就會抽身到後面廚房打點飯菜，這時候，留在店裡畫畫的孩子一看到顧客上門，即會回頭高聲喊著：「媽！有客人來了！」就是這樣的環境，一顆喜愛繪畫的種子，從幫忙看顧「柑仔店」的塗鴉歲月中萌芽成長。

■ 稟賦天成，脫穎而出

上了國民小學，陳銀輝優異的繪畫稟賦自然展露。有一次，當他把畫好的美術作業交給老師，竟被懷疑那栩栩如生的作品是哥哥代筆的，即使他感到非常委屈，極力辯解：「那是我自己畫的！」但老師還是不相信，為了求證，還留他當場重畫一遍。回憶幼年往事，陳銀輝笑著

[右頁上二圖]

陳銀輝在高中求學時，以自己名字所篆刻印章的鈐印。
(非原尺寸)

說：「那個時候心中真的很不甘願，一邊哭著畫著，一邊心裡頭還嘀咕著『畫就畫嘛！我就畫給你們看！』」而當靈動的畫筆於眾目睽睽下迅速地完成一幅生動的畫作時，大夥兒瞠目結舌，折服不已！

儘管如此，這件不愉快的往事一直深深烙印在陳銀輝幼小的心靈上，以致日後從事教職，他時時以此警惕自己。而其善於繪圖之名從此不脛而走，常被遴選為學校代表，對外參加各項比賽、繪畫天分終於脫穎而出。

■ 啟動藝術生涯的關鍵時期

1944年，臺灣光復的前一年，陳銀輝考上日本人占極大多數的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初中部，在那仍屬於日治時期的年代，能錄取這所學校，是鄉間風光的大事。三年後，陳銀輝再以優異的成績續升該校高中部。

1966年，陳銀輝第一次個展時與吳學讓老師（左）合影。



陳銀輝唸嘉中時期（1944-1950），時值臺灣光復之初，國民政府剛

從日本人手中接下臺灣，百廢待興，新的社會制度、倫理秩序莫不在重整中尋求新的創建，藝術文化亦在風雲轉換中，承襲來自東西方傳統與新舊潮流的衝擊。短短四、五年間，不少大陸各省籍的畫家陸續渡海來臺，如畢業於杭州藝專的席德進，即執教於嘉中初中部，吳學讓則負責該校高中部的美



術教學，這兩位繪畫教師，兼納東方與西方繪畫的特長，對別具美術天賦的陳銀輝皆欣賞有加；特別在他唸高中時期，吳學讓對陳銀輝總會多一點關照，課後常會給予特別指導，如果作品未完成，還帶他回自己的宿舍繼續輔導，除了教繪畫也教篆刻，或因其優異稟賦，或其身上那一份臺灣民間特有的質樸謙遜及堅毅、勤奮的特性所感動，老師還會與陳銀輝分享新的創作理念。

韶光飛逝，都時隔七十年了，陳銀輝手中還不停撫摸著當年所刻的篆印，一方面緬懷年輕求學時光，對恩師的感戴更是溢於言表。無疑地，這段時光奠定了陳銀輝繪畫的基礎，也是啟動他藝術生涯的關鍵時期。

■ 選擇一生所最熱愛的藝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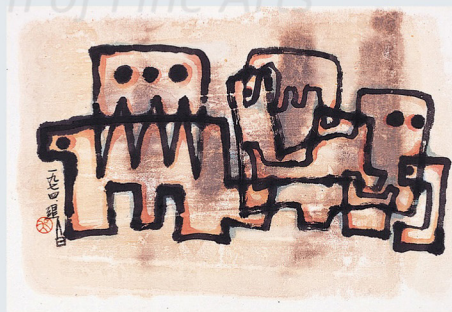
「長大後我絕對不當警察、軍人、也不當老師。」這是陳銀輝年少時常說的話。1950年當他完成高中教育時，大學聯招制度尚未實施，他同時考上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，以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，簡稱師大）藝

【關鍵詞】

臺灣水墨耆宿——吳學讓（1923-2013）

吳學讓，出生於四川省岳池，個性淡泊名利，謙遜隨和，以「退伯」自詡。1948年畢業於國立杭州藝專國畫科，受教於林風眠、潘天壽、黃賓虹、李可染等前輩大師，水墨造詣集各大家於一身，造就水墨寫意與工筆繪畫的紮實功底，工筆、寫意、山水、花鳥，無所不精。

受現代藝術潮流的衝擊，吳學讓從傳統中汲取了線條元素和氣韻布白的美學，營造出抽象水墨風格，帶動中國畫現代化運動。1990年代以後，更不拘泥古典框架，作品融合金石碑版、商周鐘鼎銅器紋飾、銘文表現，以及中國書法的線條美感與深厚的水墨繪畫美學，獨創出自身特有之彩墨風格，飽含表現性的線性結構和擦塗的色彩糾錯，凝練深沉，更顯深奧精微。吳學讓先後任教於嘉義中學、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、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、東海大學美術系，在臺灣任教長達半個世紀，為師風範，平易近人，作育英才無數，影響深遠；退休後於1997年定居美國洛杉磯。2013年4月7日病逝於美國，享壽九十歲。



吳學讓 古城 1974 水墨設色、紙 44×67cm



【上圖】
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
正門入口。（重建時僅保留舊
門，其他是新蓋）

【右頁上圖】
陳銀輝 臺師大圖書館
1953 水彩、紙
26×37.5cm
（當年周圍都是曠野）

【右頁下圖】
陳銀輝 臺師大校門 1953
水彩、紙 37.5×52.1cm

術系的時候，他徬徨了，他面臨的是必須決定一生、重要又困難的抉擇。因為按當時一般人的價值觀，總認為「讀藝術的沒飯吃，唸理工比讀藝術來得有出息」。沒想到，喜愛繪畫的那一股熱力戰勝一切，他無視親友的議論與不諒解，說服雙親，選擇就讀師院「藝術系」。

日後，他經常以調侃的口吻笑謔自己：「說絕不做老師，卻又當了一輩子的美術老師，很諷刺，是不是？」、「不過，以我對藝術的那份熱愛，即使當時選擇去讀臺大工學院，也不可能安分地當一生一世的工程師，以後必定也會成為業餘畫家的。」其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可見一斑。

如今證明，陳銀輝為興趣選擇了終身奉獻藝術教育與創作，正是他無怨無悔的明確抉擇，因為在繪畫和教學的過程中，他都獲得極大的成就和滿足。

■ 最高藝術學府，奠下厚實功力

當年，臺灣師範學院藝術系網羅國內眾多美術界菁英於該系任教，是臺灣最高藝術學府。該系本身並無所謂國畫、西畫之分，入學新生前

兩年一律需接受嚴格的石膏素描、人體素描與水彩、水墨等訓練，三年級開始才有油畫課程。當然陳銀輝也不例外，他先後上過林玉山老師的國畫課、馬白水老師的水彩、陳慧坤、林聖揚老師的素描，孫多慈、趙春翔、袁樞真等老師的藝術理論及其他美術相關課程，真正接觸油畫，是在三年級廖繼春老師所教授的油畫課上，而廖繼春老師與林玉山老師的謙恭、敦厚的風範及對藝術



【下圖】
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門一
景。



〔左上圖〕

1954年，陳銀輝（前中）大四時與系上同學上阿里山寫生。其後為沈國仁。

〔右上圖〕

1953年，臺師大藝術系美術節化妝晚會一景，中坐者為陳銀輝，右為白景瑞，左為郭東榮。



1966年，陳銀輝第一次個展時與廖繼春老師（中）及陳夫人合影。

的執著，深深地影響著陳銀輝，恩師們的教導更讓他念念不忘。他們的鼓勵加上當時系上熾熱瘋狂的創作風氣，以及西風東漸激進前衛的狂潮衝擊，驅使陳銀輝一頭栽入創作，奠定下厚實的繪畫功力，真正走入多采的創作領域。

回憶甫入藝術系之初，陳銀輝曾告訴自己：「鄉下來的孩子，別人下一分努力，你必須用兩分、三分的心血。」所以，陳銀輝非常用功，除了認真上課，下課勤加練習。他還抓住每個星期假日到臺北近郊景點去寫生，參觀省立博物館、中山堂、歷史博物館等舉辦的畫展；寒暑長



1960年，臺師大藝術系三劍客與石膏像合影。左起：沈國仁、郭東榮、陳銀輝。



2014年，臺師大藝術系三劍客合影。左起：郭東榮、陳銀輝伉儷、沈國仁。

假則隨著系上同學上山下海去寫生。

然而繪畫之路竟是如此艱難和現實，這個藝術殿堂所栽培出來的眾多專業師資、繪畫人才，日後竟先後轉到設計和其他領域上。從陳銀輝慨嘆的言談中知道，後來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仍堅持於創作崗位上的同期同學，大概就只剩下畫油畫的郭東榮、畫水彩的張煥彩和沈國仁了！